

旁观者效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影响

欧阳叶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湖南 410027

【文献标识码】 A

【中图分类号】 G 478 B 844.2

【文章编号】 1000-9817(2019)12-1916-05

【关键词】 旁观者效应;计算机通信网络;青少年

网络欺凌(cyberbullying, CB)是近年来广泛出现的社会问题,是以骚扰、羞辱或伤害他人为目的,使用电子媒体表达对同伴的蓄意敌对行为^[1]。据统计,美国有20%的10~18岁青少年遭受过网络欺凌;4 000名韩国中学生中14.6%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16~18岁英国青少年有16.22%近6个月中有过多次网络欺凌^[2-4]。我国调查研究显示,10 574名青少年中有336名受到过网络欺凌^[5]。可见,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网络欺凌的发生率都非常高。传统的网络欺凌研究提供了欺凌事件过程的研究分析,近期的研究不仅注重欺凌者和受害者的对应关系,还要综合考虑网络旁观者的重要作用,旁观者可以加强欺凌行为、增加对受害者的负面影响,也可以阻止欺凌^[6]。因此,有必要探讨分析旁观者效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影响因素,并发挥积极干预作用。

1 网络欺凌旁观者效应现象

近年来,随着社会公共生活的发展,关于冷漠旁观现象的报道有增无减。类似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集体围观”现象,所伤害的不仅是受害者的利益,更从侧面折射出社会道德风尚存在的问题。从深层学理分析,实质上旁观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富有同情心,能够挺身而出制止欺凌者的旁观者;另一类是起哄喝彩、冷漠观之,置之事外表示支持欺凌者的旁观者。对旁观者行为反应的模型解释有2个:一是Latané等的“亲社会反应五步模型”,此模型既可应用

到不同场景下旁观者不作为的原因分析,也可用来描述个人助人行为发生的决策过程^[7];二是Ajze等的计划行动模型,该理论概述了青少年旁观者在社会和认知因素影响下,做出消极或积极干预暴力事件的行为选择^[8-9]。旁观者效应分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两种情形,指在欺凌或者暴力事件发生时,及时对受欺凌者提供支持、帮助和保护或者拒绝给予支持、帮助和保护的两种状态。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者效应是指个人或群体借助互联网或者手机自媒体等网络传播技术,在干预欺凌中形成的“作为”积极效应和“不作为”消极效应。具体来说,“作为”积极效应指旁观者采取谴责、制止、反对等直接方式干预欺凌或者使用告知他人寻求帮助、尝试安慰受欺凌者等间接方式干预网络欺凌。“不作为”消极效应指的是网络欺凌中大多数潜在观众由于责任分散、社会从众心理和比较心理选择心照不宣的保持“局外人”和“不介入”的态度;或者成为间接帮凶,通过起哄转发和恶意分享等方式让更多人卷入网络欺凌;亦或成为欺凌者帮凶,往往积极参与网络欺凌,采用传播谣言、诋毁他人、排斥、骂战等形式故意攻击他人。旁观者不同的行为选择对受欺凌者的伤害程度是不一样的。在网络欺凌事件中,当旁观者呈现出道德冷漠,选择置之事外时,“不作为”的行为可能会助长欺凌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对被欺凌者造成二次心理伤害。旁观者看似坚持了公平的态度,实质上不自觉地参与了欺凌,旁观行为是对欺凌行为的宽恕与容忍,被欺凌者看成是对行为的默许,甚至是旁观者协助或支持欺负者行为,无形之中助长了欺凌者的气焰和欺凌行为的升级,还降低了欺凌者内心的自责和愧疚感^[10];反之,当旁观者形成“作为”效应,纷纷指责欺凌者的欺凌行为,如在网络社交评论区域直接点赞和留言鼓励被欺凌者,谴责欺凌者的谩骂、欺侮、嘲弄等不当语言,要求欺凌者停止散布谣言和曝光隐私等过失行为,则能有效保护被欺凌者,提高受害者的心理韧性^[11]。综上所述,旁观者的“作为”效应能够及时有效遏制欺负者的行为,进一步减轻或缓解对被欺凌者的心理伤害及增强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旁观者的“不作为”效应导致间接助长欺负者的行为,进一步加剧对欺凌者的心理伤害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立项资助项目(XSP17YBZZ134);湖南省社科基金教育学专项资助项目(XSJ17B26)。

【作者简介】 欧阳叶(1983-),女,湖南湘阴人,硕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学、特殊教育。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19.12.044

及其催生他们的反社会行为。在青少年网络欺凌中,应积极引导青少年发挥积极旁观行为,鼓励旁观青少年对网络欺凌进行积极干预,帮助受害者化解危机,发挥旁观者效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行为的积极影响。

2 青少年网络欺凌旁观者效应的影响因素

2.1 个体道德认知 旁观者的道德行为是在一定的道德认知支配下作出的自愿自觉的选择。与一般的认知不同,道德认知的特殊性在于主体通常从认知对象中获得道德价值取向。网络欺凌旁观者出现道德认知偏差或者道德认知缺失是导致道德冷漠的重要原因:(1)对欺凌行为缺乏正确认识,缺乏对行为后果的判断。欺凌者的欺凌行为与旁观者态度有密切关系,旁观者的反应往往对欺凌者行为具有参照作用,旁观者越多,欺凌行为越有升级的趋势。社会心理学将其称之为“责任扩散效应”,即利他行为会受环境因素的影响,每个旁观者都等待周围其他人出面而形成相互推诿的现象。通常情况下,其他人没有采取干预措施,自己会选择从众,最终形成集体旁观。由于责任分散和从众,使得旁观者抑制了利他行为^[12]。(2)对人际关系亲疏的认知,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同心圆”结构,以己为中心,按照与自己关系亲疏构建人际关系,陌生人受到欺凌,本着自我保护的原则,考虑到自身利益(害怕报复等),最终选择袖手旁观,置身事外,从而导致旁观者群体的形成^[13]。道德认知缺失或者出现认知偏差,都会对个体自我行为正确评价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如旁观者忽视个人自身行为的道德后果,无视自己的道德责任,丧失道德判断力等。因此,旁观者的道德认知与其网络欺凌中的旁观者效应有很大关系。

2.2 过去受欺凌经历 个体总是受到以往经历的影响,青少年在遭受欺凌行为侵害过程中往往会在心理上留下创伤阴影,虽然作为在线形式的网络欺凌可能不会导致人身攻击,但报复的心理机制可能会对旁观网络欺凌事件的反应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与传统的欺凌行为相比,网络欺凌受害者会产生心理适应不良等问题,如遭受心理社会问题和情感障碍^[14]。被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将所经历的事情转移给他人,导致反社会行为出现^[15],通过报复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以使自己感觉更加平衡。对受创伤后青少年目击网络欺凌时的行为意图调查显示,受害经历是旁观者反社会反应策略的重要预测指标^[16]。在旁观网络欺凌事件时,曾经被网络欺凌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愿意加入欺凌者行列,做出欺凌行为^[17-18]。在线社交互动由于线索缺乏,许多网络受害者选择不在社交互动中告诉别人他们的故事,或者当受害者转向他们的朋友寻求

帮助时,同伴可能会没有认真对待他们的受害经历^[19],进一步加重被欺凌者的心理创伤,在现实社交互动中容易体验更高的焦虑和更低的自尊等负性情绪^[20]。但关于过去的受欺凌经历对旁观者的负面影响结论,研究者是存在巨大分歧的。有研究者表明,曾经被网络欺凌的青少年将会被以前的经历所触发并采取积极行动,在面对类似自己遭遇的人群时,会萌生同情,产生给予他人帮助的意愿,有可能采取助人行行为和亲社会行为^[21-22]。

2.3 网络同理心 同理心是理解和感受他人情感的能力,包括认知同理心和情感同理心^[23]。网络同理心和网络欺凌有明显的联系^[24-25],即认知同理心和情感同理心是影响网络欺凌的重要因素。具有网络同理心的个体能够非常敏感地感知和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引发对被欺凌者替代情感体验^[26],因此网络欺凌旁观者会对情况进行评估,对结果的归因可以增强同理心与旁观者间的关联。实证研究表明,同理心与网络欺凌呈负相关,当同理心增加时,旁观者对网络欺凌行为的接纳程度较低^[27]。然而,在网络欺凌中,通常比离线欺凌更难以评估事件的严重性。因此,即使是网络同理心较高的青少年也可能错误地评估其严重程度事件为低,导致反过来影响低同情和低支持反应^[28]。网络在线的旁观者行为与实际环境中的旁观者行为有很大区别,在线缺乏非言语线索使旁观者无法判断受害者是否需要帮助,只能依靠对网络信息的评估做出是否进行支持反应。此外,独特的网络空间会影响线索数量、受众的规模以及通信的同步性^[29]。这些在线特征平台不仅可以使犯罪者脱敏,还可以减少旁观者的同理心反应。旁观者对网络信息的评估程度可以作为对挑衅者积极反应的恰当性来衡量,因此旁观者可能会在欺凌行为被认为不合适的情况下扮演对抗欺凌者的角色。

2.4 规范信念 规范信念是对行为可接受性进行评价的一种信念,个体根据自身攻击行为规范信念进行自我道德的认知判断,指导并评估行为的适当性^[30]。规范信念是最强的网络欺凌认知预测因素^[31]。旁观者的行为也可能受到同伴的规范信念以及态度信念的影响,具有反对态度的青少年个体倾向为网络欺凌受害者辩护,群体规范也有助于解释旁观者的反应^[32]。社会认同视角认为“群体内”同伴规范信念会施加更强的社会影响力,通过强调“规范支持的重要性”,帮助区分不同同伴群体网络规范的影响力。对网络欺凌旁观者规范信念的研究发现,与父母和教师的禁令要求相比,朋友关系对加入网络欺凌的行为意图产生了更大的影响^[33-34]。这种规范信念影响力通过社会压力作用于网络欺凌的旁观者,网络欺凌的旁

观者为避免使自己的观点与同伴不一致,遵从了同伴的压力而选择从众,被动地参与了“网络欺凌行为”^[35]。

3 旁观者效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积极干预作用

3.1 发挥在线解除抑制作用 旁观者效应中积极的网络在线解除抑制可以影响试图帮助他人的青少年,进一步增加在线亲社会行为。在需要紧急情感支持的案例中,在线去抑制的效果具有比在线下环境中更快地建立人际关系的优势,因此导致自我披露加速。对网络欺凌行为中旁观者行为的社会支持、积极消极特征分析发现,在旁观者中,消极行为模式青少年中 55.4% 没有向网络受害者提供任何帮助,积极模式中 44.6% 会帮助网络受害者。根据“旁观者效应”,只有 35.6% 的旁观者会向网络受害者提供直接帮助^[36]。青少年可能因他人在场与否而选择不同的行为模式,而积极行为模式会鼓励他们向被欺凌者提供帮助。在更高水平的网络在线去抑制作用下,当目睹网络欺凌事件时,单纯旁观者(60.7%)占大多数,其次是保护者(30.5%)、鼓动者(5.4%)和协助者(3.3%)^[37]。旁观者冷漠的非情绪特征和单纯的旁观心态往往会在一定程度加重受害者所受到的心理障碍,并且回想起受欺凌经历会导致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因此,青少年旁观者应采取积极保护受害者的行为,如对欺负者表达抗议,给予被欺负者精神支持,既能提高旁观者积极的个人特质,也能提高受害者的心理韧性。

3.2 提高认知移情调节作用 认知移情可以部分抑制或者至少减少攻击的行为,即认知移情通过影响共情和观点采择可以降低攻击行为^[38]。认知移情可以促进即时情感移情,在帮助受害者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以后可以采取鼓励并积极支持共情,因为可以增加支持旁观者的反应。先前的研究已经证明了移情激活在减少负面网络游戏者强化行为方面的有效性^[39]。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共情(情感的替代分享)和认知移情(观点采择)诱导是否可能刺激青少年在线旁观者干预网络欺凌行为的调查发现,只有同理心的认知移情激活才会增加干预旁观者行为的可能性^[40]。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工作者认为,从旁观者的角度培养青少年移情能力和共情能力会起到帮助受害者的作用,为受害者提供社会支持,减少他们的绝望和孤独感,并试图找到冲突的解决方案^[41]。目睹欺凌和干预欺凌事件代表受害者情绪反应之间存在联系,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积极主动地采取网络受害者的观点(认知移情)并感受受伤人员的情绪(共情)会减少对网络欺凌的强化^[42]。现实生活数据表明,青少年的移情能力会积极地预测对

网络欺凌受害者的帮助,抑制网络欺凌影响^[43]。辅助青少年形成高级的认知移情,让他们理解支持应该采取网络非欺凌的形式,也可以帮助青少年正确了解网络欺凌的伤害性质。

3.3 强化价值取向的导向作用 在网络欺凌事件中,青少年的道德冷漠往往消解的是个体价值取向,包括个体的核心价值取向和终极价值取向^[44]。如果不提高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能会加剧“不作为”的从众行为。因此,发挥旁观者效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干预,还应强化价值取向的导向作用。正确认识自我价值取向是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的前提。个体对自身行为的价值判断与评价,主要受制于自身对道德标准与道德责任的认知。由于网络的虚拟性,青少年会明显减弱自己的网络道德意识,不自觉地降低自己的道德标准,无法激活自身的道德责任,因而更倾向于为网络欺凌行为进行自我辩解和道德推脱,这也与旁观者无法察觉到消极的旁观行为是一致的^[45]。实证研究发现,青少年同伴攻击行为规范信念较高的个体,其网络欺凌行为会增加,道德认知也可能发生不良改变^[46],道德推脱水平高的旁观者可能会促进网络欺凌行为^[47-48],该结果也进一步为旁观者效应的社会心理学理论提供了实证依据^[49-50]。道德推脱水平低的个体往往网络道德水平较高,更可能做出帮助被欺凌者的行为^[51]。换言之,对青少年开展网络道德教育,提高网络道德水平,既可引导旁观者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降低其道德推脱水平,还有利于促进青少年合理地使用网络,产生正确的网络交往行为,形成正确的规范信念和网络道德标尺。

3.4 弱化群体机制制约作用 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网络欺凌中群体机制对旁观者的作为有巨大影响^[52]。旁观者的行为会受到青少年群体成员的态度、需要和期望的影响,即旁观者选择支持网络欺凌行为时,会获得群体的认可和友谊作为交换,这种交换会强化随后的行为,下一次目睹网络欺凌时不会选择干预。不干预的主要原因是青少年担心成为网络欺凌的目标,或者不知道如何进行干预^[53]。而只要旁观者积极干预,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有效制止和结束网络欺凌行为的^[54]。有研究表明,同伴间积极作为的群体机制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干预效果较为显著^[55-56]。通过“群体内”同伴的积极干预会施加更强的社会影响力,强调旁观者群体在网络欺凌中发挥榜样作用,也能激起青少年为网络欺凌受害者辩护从而获得自我效能感的动机与行为。这种同伴群体的榜样作为就是对网络欺凌行为的一种负强化^[57]。通过同伴支持影响旁观者作为的群体机制,还有可能会改善青少年焦虑-回避的依恋关系,解除过度强调控制和情感

最小化的精神压抑,缓解他们的内心冲突与情感焦虑^[58]。而青少年最终能借助同伴的力量表现出对抗网络欺凌者的个体行为。

4 小结

许多研究证实,旁观者效应在网络中其实是更加明显的,会影响网络欺凌的走向及给受害者造成身心伤害^[59]。在网络欺凌中,由于旁观者没有采取积极行为保护受害者,青少年旁观者可能会成为欺凌者的潜在保护者,可能会被欺凌者看成对其自我披露和在线去抑制的认可,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受害者过去的受欺凌经历。随着网络欺凌经历的增多,青少年旁观者的网络同理心会降低,导致缺少对受害者的移情和共情,进而导致青少年个体在网络或现实生活中的规范信念和网络道德水平降低。针对旁观者效应对青少年网络欺凌的影响,鼓励青少年旁观者在减少和干预网络欺凌中发挥积极作用,在运动队或校园社团等群体网络环境中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评估旁观者效应的归因类型,包括事件原因的归属,即他们是否认为网络欺凌行为不当,归因可以使青少年个体认知与旁观者的回应之间建立关联。当青少年旁观者被动目击到网络欺凌时,如何在保护好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化解危机,如何在校园中建立和开展基于同伴干预的反网络欺凌和离线欺凌旁观者的干预项目等。

5 参考文献

- [1] BILIC V. Violence among peers in the real and virtual world[J]. Paediatr Today, 2013, 9(1): 78-90.
- [2] HINDUJA S, PATCHIN J. Social influences on cyber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middl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J]. J Youth Adolesc, 2013, 42(5): 711-722.
- [3] LEE C, SHIN N. Prevalence of cyberbullying and predictors of cyberbullying perpetration among Korean adolescents[J]. Comput Humam Behav, 2017, 68(1): 352-358.
- [4] BREWER G, KERSLAKE J. Cyberbullying, self-esteem, empathy and loneliness[J]. Comput Humam Behav, 2015, 48(3): 255-260.
- [5] 王文靖, 张志华, 李一峰, 等. 安徽省部分职业院校青少年网络欺凌与自杀相关行为的关联性研究[J]. 中华疾病控制杂志, 2017, 20(6): 611-614.
- [6] SALMIVALLI C. Bullying and the peer group: a review[J]. Aggress Behav, 2010, 15(2): 109-120.
- [7] TAYLOR S E, PEPLAU L A. 社会心理学[M]. 10版.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08-110.
- [8] ANN S, KIMBERLY D, LYDIAO D, et al. Rethinking the bystander role in school violence prevention[J]. Health Promot Pract, 2006, 7(4): 117-124.
- [9] JUDY S, STUART W, TWENMLOW D, et al. Bullies, victims and bystanders: a method of in-school intervention and possible parental contributions[J]. Child Psychiatr Humam Dev, 1999, 30(4): 568-576.
- [10] GAHAGAN K, VATERLAUS JM, FROST LR. College student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conceptualization, prevalence, and perceived bystander responsibility[J]. Comput Humam Behav, 2016, 55(7): 1097-1105.
- [11] HAMM M P, NEWTON A S, CHISHOLM A, et al. Prevalence and effect of cyberbullying on children and young people: a scoping review of social media studies[J]. JAME Pediatr, 2015, 169(8): 770-777.
- [12] HORTENSIUS R, DEGELDER B. From empathy to apathy: the bystander effect revisited[J]. Curr Dir Psychol Sci, 2018, (10): 249-256.
- [13] RUUD H, DENNIS J, BEATRICE D. Personal distress and the influence of bystanders on responding to an emergency beatrice de Gelder[J]. Cogn Affect Behav Neurosci, 2016, 16(4): 672-688.
- [14] WANG J, NANSEL T R, IANNOTTI R J. Cyber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differential association with depression[J]. J Adolesc Health, 2011, 48(4): 410-417.
- [15] TOKUNAGA R S. Following you home from school: a critical review and synthesis of research on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J]. Comput Humam Behav, 2010, 26(3): 277-287.
- [16] CAO B, LIN W Y. How do victims react to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influence of previous cyberbullying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s[J]. Comput Humam Behav, 2015, 52(1): 458-465.
- [17] SMITH P K, MAHDAVI J, CARVALHO M, et al. Cyberbullying: its nature and impact in secondary school pupils[J]. J Child Psychol Psych, 2008, 49(4): 376-385.
- [18] BASTIAENSEN S, VANDEBOSCH H, POELS K, CLEEMPUT K, et al.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experimental study into bystanders' behavioural intentions to help the victim or reinforce the bully[J]. Comput Humam Behav, 2014, 31(34): 259-271.
- [19] BESAG V. Cyber bullying;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J]. Child Adolesc Ment Health, 2010, 15(2): 125-127.
- [20] BATSON C D, LISHNER D A, CARPENTER A, et al.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 does imagining yourself in the others place stimulate moral action? [J]. Person Soc Psychol, 2003, 29(9): 1190-1201.
- [21] CLEEMPUT K V, VANDEBOSCH H, PABIAN S.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xtual factors that determine "helping", "joining in", and "doing nothing" when witnessing cyberbullying[J]. Aggress Behav, 2015, 40(5): 383-396.
- [22] NIBLACK J, HERTZOG J L. Factors that influence bystander behavior in the cyberbully context[J]. Soc Stud Child Youth, 2013, 5(5): 47-72.
- [23] BREWER G, KERSLAKE J. Cyberbullying, self-esteem, empathy and loneliness[J]. Comput Humam Behav, 2015, 48(5): 255-260.
- [24] BARLIŃSKA, J, SZUSTER A, WINIEWSKI M. The Role of short-and long-term cognitive empathy activation in preventing cyberbystander reinforcing cyberbullying behavior[J]. Cyber Psychol Behav Soc Netw, 2015, 18(4): 241-245.
- [25] SMITH K. The nature of cyberbully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J]. J Res Spec Educ Needs, 2015, 15(3): 176-184.
- [26] SHARMA P. Positive behaviour among and negative college going affect: impact on empathy and prosocial adolescents[J]. Int J Psychol, 2015, 2(3): 12-17.

- [27] WONG L M, BYSTANDER L M, BULLOCK L M. Digital metamorphosis: examination of the bystander culture in cyberbullying[J]. *Aggress Viol Behav*, 2014, 19(4): 418-422.
- [28] HUESMANN L R, GUERRA N G. Childrens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and aggressive behavior[J]. *J Pers Soc Psychol*, 1997, 72(2): 408-419.
- [29] JOAQUIN M G C, ANA L M, JUAN M M, et al.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yberbullying triangulation questionnaire: a prevalence analysis through seven roles[J]. *Scand J Psychol*, 2019, 3(2): 160-168.
- [30] SALMIVALLI C, VOETEN M. Connections between attitudes, group norms, and behaviour in bullying situations [J]. *Int J Behav Dev*, 2004, 28(3): 246-258.
- [31] WHITE K M, HOGG M A, TERRY D J. Improving attitude-behavior correspondence through exposure to normative support from a salient ingroup[J]. *Basic Appl Soc Psych*, 2002, 24(2): 91-103.
- [32] MICHELLEE F W, BRIDGETTE D H, SEBASTIAN W.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cyberbullying and callous-unemotional traits among adolescent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online disinhibi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J]. *Person Individ Dif*, 2019, 140(3): 41-45.
- [33] PABIAN S, VANDEBOSCH H. Us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o understand cyberbullying: the importance of beliefs for developing interventions[J]. *Eur J Dev Psychol*, 2014, 11(4): 463-477.
- [34] NICKERSON A B.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n late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J]. *J Early Adolesc*, 2005, 25(2): 223-249.
- [35] BARHIGHT L R, HUBBARD J A, HYDE C T. Children's physiological and emotional reactions to witnessing bullying predict bystander intervention[J]. *Child Dev*, 2013, 84(1): 375-390.
- [36] PFETSCH J S. Empathic skills and cyberbullying: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measures of empathy to cyberbullying in comparison to offline bullying among young adults[J]. *J Genet Psychol*, 2017, 178(1): 58-72.
- [37] BARLINSKA J, ANNA S, MIKO W. Cyber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 bystanders: role of affective versus cognitive empathy in increasing prosocial cyberbystander behavior[J]. *Front Psychol*, 2018, 9(8): 799-812.
- [38] LAZURAS L, BARKOUKIS V, OURDA D, TSORBATZOUZDIS H. A process model of cyberbullying in adolescence[J]. *Comput Human Behav*, 2013, 29(6): 881-887.
- [39] POMARI C, WOOD J. Peer and cyber aggression in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and outcome expectancies[J]. *Aggress Behav*, 2010, 36(2): 81-94.
- [40] ROBSON C, WITENBERG R T. The influenc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morally based self-esteem, age, and gender on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J]. *J Sch Viol*, 2013, 12(2): 211-231.
- [41] JEFFREY S, ROBINSON S, JASONE P. Empathy for the group versus indifference toward the victim: effects of anxious and avoidant attachment on moral judgment [J]. *J Exp Soc Psychol*, 2015, 1(2): 139-152.
- [42] CALOGERO L, MONICA P, ANNA M F. Mafia Perception in relation to sicilian teenagers' moral disengagement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e role of educational and family contexts [J]. *World Futures*, 2017, 10(4): 396-411.
- [43] BALAKRISHNAN V. Actions, emotional reactions and cyberbullying- from the lens of bullies, victims, bully-victims and bystanders among malaysian young adults[J]. *Telemat Inf*, 2018, 35(5): 1190-1200.
- [44] DORIT O, TALI H, SIGAL E. Bystanders'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episodes: active and passive patterns in the context of personal-socio-emotional factors [J]. *J Int Viol*, 2017, 10(4): 396-411.
- [45] SONG J, OH I. Factors influencing bystanders' behavioral reactions in cyberbullying situations [J]. *Comput Human Behav*, 2018, 78(10): 273-282.
- [46] HOMER S, ASHER Y, FIREMAN G D. The impact and response to electronic bullying and traditional bullying among adolescents [J]. *Comput Human Behav*, 2015, 49(4): 288-295.
- [47] LANDOLL R R, GRECA M L, LAI B S, et al. Cybervictimization by peers: prospective associations with adolescent social anxiety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J]. *J Adolesc*, 2015, 42(8): 77-86.
- [48] SCHACTER H L, GREENBERG S, JUVONEN J. Who's to blame? The effects of victim disclosure on bystander reactions to cyberbullying [J]. *Comput Human Behav*, 2016, 57(4): 115-121.
- [49] ROBSON C, WITENBERG R T. The influenc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morally based self-esteem, age, and gender on traditiona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J]. *J Sch Viol*, 2013, 12(2): 211-231.
- [50] ERREYERS S, PABIAN S, VANDEBOSCH, et al. Helping behavior among adolescent bystanders of cyberbullying: the role of impulsivity [J]. *Learn Individ Dif*, 2016, 48(5): 61-67.
- [51] OLENIKHEMESH D, HEIMAN T, EDEN S. Bystanders'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episodes: active and passive patterns in the context of Person-socio-emotional factors [J]. *J Interpers Viol*, 2017, 32(1): 23-48.
- [52] PATTERSON L J, ALLAN A C. Adolescent perceptions of bystanders' responses to cyberbullying [J]. *N Media Soc*, 2017, 19(3): 366-383.
- [53] DORIT O S, TALI H, SIGAL E. Bystanders' behavior in cyberbullying episodes: active and passive patterns in the context of personal-socio-emotional factors [J]. *J Int Pers Viol*, 2017, 32(1): 23-48.
- [54] DILLON K P, BUSHMAN B J. Unresponsive or un-noticed? Cyber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an experimental cyberbullying context [J]. *Comput Human Behav*, 2015, 45(2): 144-150.
- [55] MACHCHACKOVA H, DEDKOVA L, SEVCIKOVA S, et al. Bystanders' support of cyberbullied schoolmates [J]. *J Commun Appl Soc Psychol*, 2013, 23(1): 25-36.
- [56] MACHACKOVA H, DEDKOVA L, MEZULANKOVA K. Brief report: the bystander effect in cyberbullying incidents [J]. *J Adolesc*, 2015, 43(7): 96-99.
- [57] JONES L M, MITCHELL K J, TURNER H A. Victim reports of bystander reactions to inperson and online peer harassment: a national survey of adolescents [J]. *J Youth Adolesc*, 2015, 44(12): 2308-2320.
- [58] KOWALSKI R K, GIUMETTI G W, SCHROEDER A N, et al.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J]. *Psychol Bull*, 2014, 140(4): 1073-1137.
- [59] BRIGHI A, GUARINI A, MELOTTI G, et al. Predictors of victimisation across direct bullying, Indirect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J]. *Emot Behav Differ*, 2012, 17(34): 375-388.